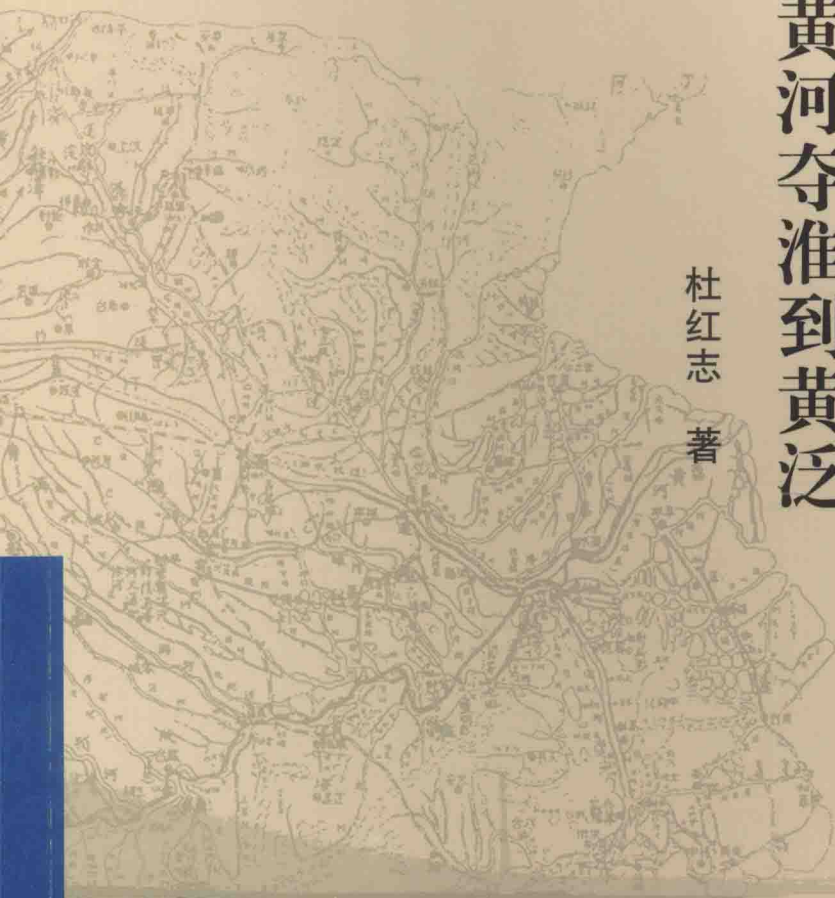


喧嚣的河流

从黄河夺淮到黄泛

杜红志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喧嚣的河流

从黄河夺淮到黄泛

杜红志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喧嚣的河流：从黄河夺淮到黄泛 / 杜红志著. —合肥：黄山书社, 2013.11
ISBN 978-7-5461-3972-2

I. ①喧… II. ①杜… III. ①淮河—河道整治—史料 IV. ①TV88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1078 号

喧嚣的河流

杜红志 著

XUANXIAO DE HELIU

出版人 任耕耘

责任编辑 高 杨 秦矿玲

责任校对 安 欣

装帧设计 徐 斌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官方直营书店 (<http://www.hsssbook.taobao.com>)

营销部电话 0551-63533762 63533768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蚌埠良苑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3972-2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52-3051853)

内容提要

淮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淮河一直以她的柔美和内敛滋养着两岸的生灵和土地，使淮河这块土地在沧海桑田的历史演进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中华文化在这里孕育远播，孔、孟、老、庄等智慧先贤从这里显赫于世。淮河流域一直在中华文明传承与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淮河也是一条苦难深重的河流。由于黄河极不稳定的河势，黄河经常决口南犯的洪水，一直对淮河造成巨大的冲击。北宋末黄河更是开始全河南犯，夺占淮河的河道，侵占淮河的入海口，把淮河逼进长江。在淮河下游形成黄河、淮河和运河相互交错的局面，形成了最为特殊而复杂的水势河情。淮河的灾害也就开始不断加重，原来“走千走万不离淮河两岸”的富饶之所，变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重灾之地。

淮河地处中原，淮河多发的水灾造成社会长期的动荡，历代统治者都对淮河、黄河与运河的治理予以了关注，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黄河夺淮的灾害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遗患可谓巨大。

本书就黄河夺淮后的黄、淮、运关系和各时代对其的治理，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黄河夺淮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以文献记载为依据进行了论述。

作者简介

杜红志，安徽当涂人，水利新闻工作者。从事水利新闻宣传工作近30年，曾多次在全国各类新闻评比中获奖。获得过“中国广播电视优秀新闻一等奖”“全国水利好新闻一等奖”“安徽省优秀新闻一等奖”“安徽省优秀新闻二等奖”“全国经济新闻大赛优秀新闻三等奖”，多次获全国水利优秀新闻二、三等奖及中国水利报社年度优秀作品奖等，曾被华东六省一市新闻出版局联合评为“华东优秀编辑”。

中国水利学会会员、中国水利水电声像协会常务理事、中央新闻单位驻皖记者站联合会理事、安徽省新闻出版协会理事、安徽省经济记者协会理事、中国水利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蚌埠市作家协会理事。

序

说起来，我也算是一个多年从事中国水利报刊编辑出版工作的老新闻人了。在我的印象中，我的一些同事，无论是报社本部的，还是地方记者站的，凡有多年积累者，都想出一两本自己的作品集。有的是新闻作品集纳，有的是新闻工作经验谈，也有文学功底深的，索性出个小说诗歌散文集，等等，都有自己的想法，也有各自的拿手好戏。有愿意送给我交流或留作纪念的，也有请我写上几句话的，或叫书评，或曰作序，我都认认真真拜读一番，每每都有令我刮目相看之处、拍案叫绝之点，让我产生敬仰之情，因为，那都是我的同仁们的心血之作，我为他们在水利文化宣传上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我也常希望，一个常年在水利新闻报道岗位工作的人，最好不要仅仅满足于写好每一篇新闻稿件，而要借助于你所熟悉的领域，深入研究下去，成为一名学者型记者，在专业素养上有所建树。但在我结识的水利报刊新闻宣传的同事中，这样的人还不多见。今年元旦过后，中国水利报社驻淮河水利委员会记者站的杜红志给我寄来了一本他的著作样书，名字叫《喧嚣的河流——从黄河夺淮到黄泛》。他在随书的一封信中告诉我，他2013年工作之余，在查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撰了这本书。付梓在即，他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个“序”。他极谦虚地称自己为学生，并用了“斗胆”两个字，来请我作这个“序”。其实，我对淮河历史的了解，远不及他深入和全面。“斗胆”之为请文的不应该是他，而应该是我才对。

通读全书之后，我深感受益匪浅，愿把心得与读者共享，并以完成序言之托，实现红志之愿。

关于淮河是怎么回事儿，淮河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儿，红志在他

这本《喧嚣的河流》里讲得比较清楚了，读者读了便知，不用我再赘述。我想在这里说说我对这本书的一点感受。

首先从书名说起，书名有主标题、副标题，主副标题互为映照，起得很好。“喧嚣”与“河流”（特指淮河）搭配在一起，我看绝不是做文字游戏，而是反复推敲之后，用“喧嚣”一词来形容和概括淮河的特点，是极精准的，对本书来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作为具体说明历史上的淮河，作者截取了“从黄河夺淮到黄泛”的阶段，又是极贴切的。本书从书名的立意，就让我感受到了作者要抓住什么样的关键问题，并以怎样的历史线索，一层层揭开淮河之所以从“走千走万不离淮河两岸”的富饶之所，变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重灾之地的谜底。作者，就是从这段历史开始，用了17章的篇幅，一步步引导读者走进淮河的历史，全景式地拉开了淮河“喧嚣”的历史影像。

从通篇的结构看，作者以淮河的自然发展为脉络，紧紧抓住“善淤、善决、善徙”的黄河、淮河、大运河之间错综复杂的河势关系，描绘了重大的历史治水事件和重要的历史治水人物，并论及了历史发展过程中黄河夺淮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此书不同于一般水利工程科学技术史的著作，它可以让读者从哲学的高度和文化的内涵上体会本书所揭示的深邃的治水思想。

我对淮河和治淮的事情，算是一个热心的关注者或者宣传者，对那些直接参与淮河治理的一代又一代水利人，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淮河难治；因为，治好淮河，意义非同一般。红志这本书的问世，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推而广之，流淌在华夏大地上的每一条河流，都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也都蕴含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治水故事。我愿意读到更多像《喧嚣的河流》这样精彩的著作，也愿意为他这本书的出版写上几句话，权且作为序吧。

王经国

2014年3月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水利文协专职副主席、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C 目录 Contents

引子 /1

一、黄河南泛筑天灾 /5

二、淮河困顿难入海 /10

三、拱卫帝国大命脉 /15

四、君臣夙业留青史 /24

五、治水政治唯皇命 /60

六、河臣效命不同心 /72

七、淮域凭增三大湖 /81

八、黄河北徙脱淮域 /89

九、朝野纷扰议导淮 /96

十、状元治水空遗恨 /102

十一、导淮如戏场难开 /110

十二、政府导淮著新局 /119

十三、江淮大水惊华夏 /127

十四、国联专家策淮工 /148

十五、艰难起步疏下游 /155

十六、捉襟见肘难为继 /166

十七、以水代兵添新灾 /172

参考文献 /180

引子

在远古空明的天空下，初升的太阳把天边的云彩染成一片绚烂，一条大河在两岸摇摆的芦苇与野草中平缓地流淌，太阳带来的光芒使河水在涌动中泛起多彩的波光。一种被称作“淮”的短尾鸟一群群地栖息在河边，它们在水边嬉戏，用清凉的河水洗刷着羽毛，悦耳的鸟鸣向四野扩散，回荡在雾气蒙蒙的河面上。

大河两岸向远处绵延的是一片片翠绿的庄稼，人们用简单的工具侍弄着农田，河边的妇人在浆洗着衣物，不时撩起水花与同伴嬉戏，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洒向泛起金光的河面。时而一条条小舟载着捕鱼的人在河中穿梭，袅袅的炊烟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散出淡蓝色的烟雾，牛羊在河边的草地上悠闲地啃食着青草。这条大河以她的温柔和厚重，滋养着两岸的沃野和民生，带给大河两岸以无限的生机。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因为生存栖息着大量叫做“淮”的鸟类，这条大河被古人称为“淮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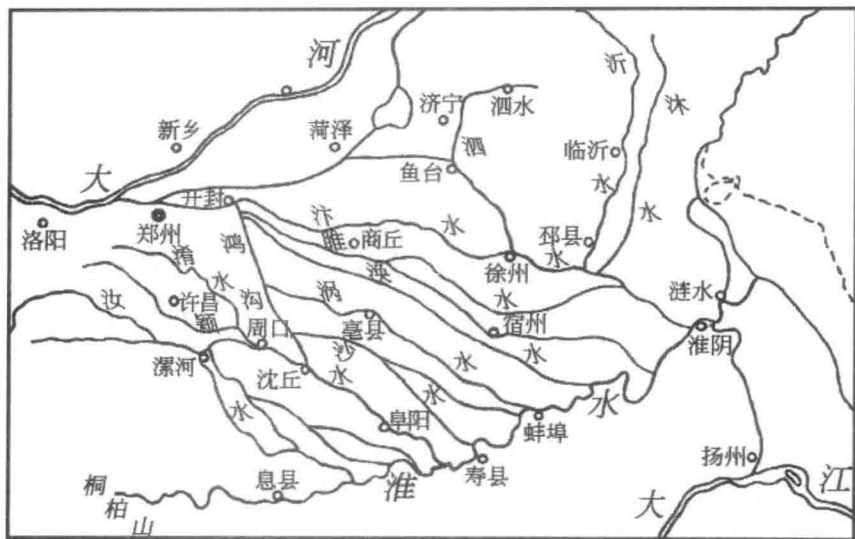
“淮水”就是世人对淮河最早的称谓。

现在的淮河是黄河与长江之间最大的一条自然河。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的桐柏山，经河南、皖北，进入苏北盱眙县境内，入洪泽湖，再由洪泽湖南端入三河，在扬州附近汇入长江，全长约 1000 公里。淮河流域涉及苏、鲁、豫、皖四省，面积共 27 万平方公里，其中淮河水系 19 万平方公里，沂、沭、泗水系 8 万平

方公里。

古淮河是独流入海的河流。淮河水系包括淮河干流和干流南北的诸多支流，淮河的支流主要包括洪汝河、涡河、颍河、汴泗河，以及沂、沭河。经过历史沧海桑田的演化，淮河流域变化巨大，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泗水水系，古泗水源出蒙山，经曲阜、兖州、沛县至徐州东北汇汴水，又在下邳汇沂水和沭水，在宿迁以南会濉水，到淮阴与淮河汇合，古泗水的上游部分与现在的泗河相似，下游部分因为黄河夺淮已被南四湖和中运河替代，古泗水流域比现在骆马湖以上沂、沭、泗流域面积还要大，是当时淮河最大的支流。



淮河独流入海图

沿着历史的脉络，上溯到古代的淮河，从现存史料和有关地质考察来看，北宋以前，淮河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特殊的变化。淮河上中游河道较为简单，来自桐柏山的古淮河蜿蜒东去，在广阔的平原上沿途的支流呈羽状排列在淮河干流的两侧，淮河及其支流组成的淮河流域，像一把巨大的蒲扇，摆放在中国巨大版图的中央，淮河自安徽省五河县进入江苏省盱眙县北缘，折向东北，过龟山、老

子山，右岸有破釜塘、白水塘、富陵湖、泥墩湖、万家湖等蓄水陂塘和湖泊，左岸有汴渠口和泗水入淮口门大、小清口。汴渠口右侧为古泗州城，与泗州城隔岸相望的是盱眙县城；小清口对岸是古淮阴城（在今淮阴县码头镇北）。淮河过古淮阴城后，穿过今淮安市和王营镇之间，折向东南，过钵池山，到淮安城北末口形成一大河曲，俗称“山阳湾”，再折向东北，经古安东（今涟水）县城南门外甩头向东，由云梯关（今响水县境内）入海。

淮河在古时候被公认为是条“有利无害”的河流，宋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很少有关淮河兴大灾的记载。由于下游河床深阔，“淮流顺轨，畅出云梯，南北支川纲纪井然”，很少有泛滥决溢的现象。

“导淮自桐柏，东出于沂、泗，东入于海。”这是《禹贡》对淮河治理的最早描述，反映了大禹对淮河水系的疏理。在经历了远古时期的大洪水，到了有历史记载的年代时，淮河就以一条少有灾害的河流为世人称道，它在人们的眼里就像一个温柔善良的母亲，用它温暖的怀抱和甘甜的乳汁滋养着流域的百姓。

淮河岸边还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封建王朝——夏。

淮河流域的水利事业可谓源远流长，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北伐中原，攻打齐国，与晋国争夺霸主，于公元前486年开凿了邗沟运河。邗沟南起今扬州市以南的长江北岸，北尽淮河山阳湾东端的末口，江、淮二水系从此被沟通，大大地便利了交通。公元前261年，魏国魏惠王又开凿了鸿沟，《史记·河渠书》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这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了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从此黄河和汴水、济水、汝水、淮河、泗水相沟通。这样，古代的四大水系江、淮、河、济就全部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水路运输系统。605年，隋炀帝征调上百万人开凿了洛阳到古泗州城的运河——通济渠，并对邗沟裁弯取直，重新开通了黄、淮

和江、淮之间的水路交通。在上述两次大的沟通中，淮河与其支流泗水都处于中转枢要的重要地位。

淮河支流众多，水量充沛。北宋以前的历代为利用其丰富的水源发展灌溉，还在淮河两岸修建了许多陂塘。著名的芍陂，即今安徽寿县的安丰塘前身，就是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的令尹（宰相）孙叔敖领导修建的。此外还有淮河下游的破釜塘和白水塘，是曹魏大将邓艾领导修建的。历代的不断修筑，使得淮河两岸的陂塘星罗棋布，“不可殫计”，因此淮河有“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的美誉，淮河流域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地，被誉为“天下粮仓”。

历史上的淮河独流入海，河道宽阔，水流通畅。淮河流域肥美的水土和安定的社会，使这里成为历史上中国经济繁荣发达的地区之一。12世纪以前（直至北宋），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记载很少。史载：淮河中下游，地势低平，田畴肥沃，宜植五谷。秦汉时代，把天下田地分为九等，江淮田为上中（二等），仅次于当时关中西部地区。所以有“江淮熟，天下足”和“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好传说。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樊越之地，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讥谨之患。”北宋李靓也说：“天下根本在江淮。”他在《寄上富枢密书》中说：“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何者？汴口之人，岁常数百万斛。金钱布帛之备不可胜计，而度支经费尚闻有阙，是天下无江淮不能足用也。吴楚之地，方数千里，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财，商有余货，铸山煮海，财用何穷？水引陆走，馈运而去，而不闻有一物由北来者，是江淮无天下可以为国也。”宋之前历朝喜欢建都中原，自然灾害少、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是重要的原因。

淮河后来之所以成为一条举世闻名的“害河”，是由于它的“邻居”黄河对它的肆意侵夺，使淮河一改温柔的性格，变得暴虐无常，淮河流域成为中原大地为害最甚的地方。

一、黄河南泛筑天灾

淮河的灾害主要是来自于黄河对淮河的侵犯，由于黄河“善淤、善决、善徙”，不仅多次从北岸决口，淤积海河平原，河道向东北迁徙，而且也多次从南岸决口，侵夺淮河的河道，淤积淮河流域大平原，河道向东南迁徙。特别是黄河夺泗入海，淤塞了淮河的人海通道，致使淮河洪水排泄不畅，四处泛滥，直至侵占了淮河的人海通道，从根本上打乱了原本完整的淮河水系，导致淮河流域自然灾害不断，旱涝交加。淮河不再是一条通畅的河道，黄河挟带着一万多亿吨泥沙，迫使沂、沭、泗河水不能进入淮河，苏北淮阴以下河道被夷为平地，淮河被迫从洪泽湖南决冲入长江，无数支流河湖被淤浅和荒废，整个淮河水系遭到彻底的破坏。

黄河夺淮使淮河成为世界河道史上罕见的变化最剧烈的河道之一。

据史料记载，黄河曾经多次南犯夺淮，但时间都不长，对淮河流域的影响都不大，唯有 1194 年的第四次夺淮大改道，给淮河带来的是灭顶之灾，这次夺淮长达 662 年，造成淮河水系的重大变化，淮河成了天下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据统计，在 1949 年之前的 2500 年间，有明确记载的黄河泛滥达 1500 多次，改道 26 次。黄河对淮河的最直接影响是改变了淮河的根本面貌，打乱了淮河原有的布局 and 有序的水系，从根本上确定了淮河流域多灾的命运。

最早黄河侵犯淮河的时间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黄河在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北）决口。《史记·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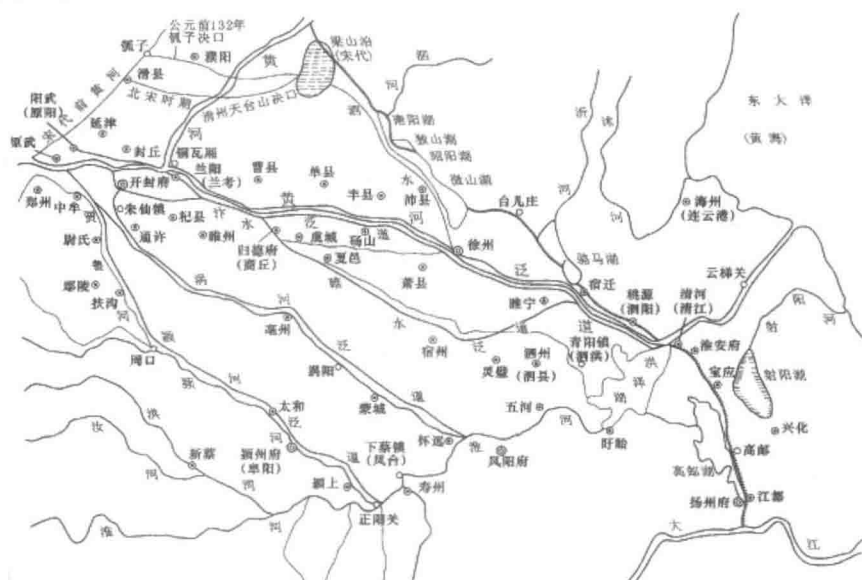
禅书》中说：“今河溢通泗。”泗水是淮河的支流，既通泗，势必入淮。后隔36年，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县境内）决口，《史记·河渠书》记载“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这次黄河决口，泛滥达16郡县。夺淮事件发生后，汉武帝命大臣汲黯和郑当时率士卒民夫前往堵口，然而堵而复失，失而复堵，持续了24年之久。面对久不能复堵的黄河，汉武帝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下令汲仁和郭昌带数万军卒再行堵口。这次汉武帝亲自来河边，面对黄河举行了庄重的仪式，数万军士和民夫肃立河岸，向黄河里沉白马、玉璧祭奠河神。这次堵口，上有皇帝亲临指挥，下有军民等齐心协力，决口终于得以堵塞。堵口成功使汉武帝龙颜大悦，汉武帝还激情地咏叹一首《瓠子歌》，为纪念这次堵口的成功，还特意在决口上建起一座巍峨的宣房宫。汉武帝的史官司马迁亲眼目睹了这次堵口，他把感慨在《史记·河渠书》中记了下来：“甚哉，谁之为厉害也！余从负荆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北宋以前，黄河泛滥决口，与淮河合流，大都在安徽境内。“自西汉以来，淮数为河所侵，多在泗（州）、凤（阳）以上”，“颍（上）、亳（县）、怀远之间”，或夺颍入淮，或夺涡入淮。但在当时，入淮的次数并不多。

北宋160多年中，黄河决溢入泗、入淮就多达10次。此后，黄河又屡次向南溃决，都泛及淮、泗。到了宋代，黄河决溢入泗、入淮渐趋频繁。到了北宋初期，由于黄河沿隋唐以来的河道行水日久，下游河床淤积严重，因而多次在南岸决口。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黄河在滑州（今河南省滑县）大决，东南流至彭城（今徐州）界，进入淮河。朝廷一边命兵夫堵口，一边派使者了解水情。使者看到浩荡的黄河水冲过决口汹涌奔流的情势，感到决口难以堵成，便向朝廷写来一份建议：“治遥堤不如分水势。自孟抵郅，虽有堤防，唯滑等地最为狭窄。于此二州之地，立刻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

开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迩，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平均济。通舟运，溉农田，此富庶之资也。”宋太宗本人因为“河久未塞……忧之”，急于把决口堵上，但该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

自此以后，黄河河道愈来愈不稳定，分别于 993 年、1000 年、1019 年、1020 年，黄河 4 次南流侵淮注入黄海，直至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年）七月，宋王朝“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才堵住了决口，使黄河重归原来的河道。除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 年），黄河又发生一次较大的南决侵淮外，其余时间基本上以北流入渤海为主。



黄河夺淮路线示意图

到了金朝和南宋初年，由于战乱频繁，黄河无人治理，决溢入泗、入淮更加频繁。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 年），东京（今开封）留守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竟决开黄河“自泗入淮”。杜充决河非但没有阻止金国军队狂奔的铁蹄，还致使当地百姓被淹死 20 万以上，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

两淮地区因之毁于一旦，近千万无家可归者沦为难民，从此黄河不复故道。这时正是南北用兵的混战时期，金王朝也无暇过问，以致黄河数十年间迁徙不定。从1128年到1193年的65年间，黄河决溢入泗、入淮8次，并且固定了其入泗、夺淮的趋势。

到了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黄河在李固渡（今河南省浚县南）大决，黄河入淮之水已达五分之三，超过其流量的一半，河势不断南移。当时金朝都水监梁肃对黄河决溢情况进行考察，在看到黄河决口的流势后认为：“今若塞新河，则二水复合为一，如遇涨溢，南决则害于南京，北决则山东、河北被洪害。”“不若李固南筑堤以防决溢为便。”金统治者当时既想动工堵塞决口，又怕南宋乘机北进，金世宗于是采纳了梁肃的建议，仍保持南北分流的局面，同时宣扬黄河之所以决口，是因为河床淤积，不能承受水流，并称即使堵了，如遇大雨，仍将溃决，以致束手无策，不如任其自由泛滥。

“大河所以决溢者，以河道积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单虽被患，而两州本以水利为生，所害农田无几。今欲河复故道，不惟大费工役，又卒难成功。纵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将溃决，则山东河患又非曹、单比也。又沿河数州之地，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边患。”金的不堵口政策，使黄河脱离了北流入渤海的河道，更向南移动，最终形成南下夺淮之势。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又从阳武光禄村决口，在徐州附近分为二支。其北支流注入梁山泊后，由北清河（古济水下游）入渤海；其南支在砀山以下侵汴水，由徐州冲入泗水，最后从淮阴注入淮河，夺淮入海，从此黄河新河道开始相对稳定下来。这就确定了黄河南下夺淮的最终局面。这次决口，金王朝把责任推到都水监王汝嘉等人的身上，说他们对洪水预测有误，防护不力，玩忽职守，将王等撤职，并责杖七十，以推卸责任，掩盖视听。贞祐四年（1216年），延州刺史温撒可喜向金宣宗提出黄河复归故道的建议，金王朝对这个

建议断然予以拒绝，对黄河决口也不去堵塞，任其泛滥，成为黄河长期夺淮的开端。由于战争，蒙古军于宋端平元年（1234年）在灭金以后，为了水淹宋军，“又决黄河寸金之水，以灌南军，南军多溺死”。黄河横冲直撞，在淮河流域南北滚动，淹没数十州县，为害惨重。

到了元代，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凿了济州河，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南北大运河开始通畅，黄、淮、运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大运河作为南粮北运和维持国家运转的重要经济命脉，得到朝廷的重点保护和利用，因此，保证运河的通畅成为朝廷的重要课题，黄河的河势事关运河的安危。如果黄河在北岸决口，将危及山东境内的会通河，会通河势必被冲淤，维持国运的大运河也必中断；而如果黄河南决，则有泗水、涡河、颍河等河道作为屏障，使之缓冲，减少黄河的巨大冲力，对大运河不会造成大的威胁，不会造成运河断航的危险局面。因而元朝及后来的明、清两朝为了保障南粮北运的需要，都是采取了保运的措施，以防止黄河北决，而对黄河向南在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泛滥却没过多地关注。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县白茅堤北决，黄河洪水冲淤会通河，当时正值元朝社会动荡，危机四伏，面临王朝危机的元朝政权为了保运，派贾鲁征调大量民夫堵治黄河，使黄河又复归到古汴水故道（即后人所称的“贾鲁故道”）。

到了明弘治二年（1488年），黄河自开封以下，河堤南高北低形势更为明显，黄河不断向北泛滥。为保护运河大动脉，明朝进一步采取南疏北堵的治水方针，先后派河臣白昂、刘大夏等人在黄河北岸筑堤，阻止黄河在北岸决口，在黄河南岸则采取疏导策略，引黄河南行，以确保运河的通畅，迫使黄河全河进入淮河河道。后来潘季驯采取“筑堤障河，束水归槽”的方式，使黄河固定在今废黄河一线，以保漕运的畅通。

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北决，由利津入海，才结束了长达662年的夺淮历史。